

没事找事

徐慧芬

去年8月的一天,我在路上被两个不起眼的铆钉绊了脚,跌倒后手臂骨折了。老同学阿彭得知后告诫我,以后走路可不能光抬头望天还得低头看路呀。他说他从6月初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兜兜转转寻寻觅觅,随身带着锤子锯子撬棍等工具,看看地上有没有小东西要清除,这些小东西都是隔离围栏拆除后地面上没彻底清除掉的螺丝钉铆钉钢丝等。阿彭说,因为不起眼,人们走路不当心往往会被绊倒闯祸。阿彭虽然能干但也是个退休老人了,我表扬他有一颗公益心,他笑笑说,我是没事找事呢……

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小区里有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都是难得的好人。小区附近有一条小路是个没人管理的卫生死角。老头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帚,去清扫这条路,把路人丢弃的垃圾一一捡拾起来送往垃圾箱,几年来从无间断。

有时他把别人丢弃的旧跑鞋,拿回家让老妻洗干净自己穿上,因为多年来风里雨里,他的鞋也磨损得快,正好废物利用。他的老伴手很巧,脏鞋旧鞋到她手里清洗修补后,面貌焕然一新。渐渐地老头捡回来的旧鞋子多了起来,老太就把它当份工作做了。磨损的鞋跟,寻得旧胶鞋底,切割后用强力胶粘上;原来的鞋带不行了,她找来裹粽子扎大闸蟹的绳子,编织成别致的鞋带;鞋面破损处,用一些有图案的小碎布,一一粘贴缝补。旧鞋经老太这么处理后,会让人眼前一亮感觉很新潮。老头哪里穿得了这么多鞋子?老太就把它们送到附近的工地上,给那些需要的打工者取用,这让那些平时也费鞋的汉子们乐坏了。



老夫妻的女儿对父母的行为也理解,觉得只要两位老人这么做感觉开心就好,她戏称老爸“活雷锋”,叫老妈“女雷锋”。老夫妻俩常常受到周围人的称赞,两人也笑说说,阿拉没有事体做,寻点事体做做……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所在的乡镇有个市民大广场,是当地政府为办实事的大手笔。广场设施很齐全,场地周边有各种运动器材包括篮球架等,外围绿化带旁还建有塑胶健身步道。无论清晨还是傍晚,人们都喜欢往广场上跑,到了周日或是节假日,更是孩子们奔跑欢闹的乐园。

前年来此地履新的一位父母官,对这个广场做了一番小小的整修。把广场上原有的椅子换成了木质的靠背椅,有三人座两人座还有单人座的。原来的一些单椅是仿原木的水泥椅,外表虽有时尚感,但人坐下去只能坐半个臀部,容易下滑。广场几条小道边两排人行树贴地处,原砌有半尺高的方形护栏,现拆除改为圆形护栏,没了方形的圭角,避免了小孩老人不慎时被碰撞。步道边原来的地灯没有遮拦,光线自下往上,夜跑者常被灯光挡眼。现在每个地灯都加了灯罩。广场不远处设有厕所,东西两边门口都有三级阶梯,现在两个门口都增设了坡道,让坐轮椅的人也能顺利进入。

朋友感叹道,就这几个小小的改变,也让人无限感慨。

“没事找事”这四个字,一般往往带有贬义。但用在这几位身上,却体现了他们根植于心中的“利他”价值观。其实利他也是利己,因为你对别人而言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他”。若我们所处的世界,人人都有“利他”的观念,人们追求的和谐生活就会牢牢坐实。

任溶溶见了电影演员

任荣炼

我父亲是个电影迷,生活中看见电影演员自然会十分开心。因为喜欢香港明星张曼玉,老朋友草婴还送了一本《张曼玉》画册,让我父亲都不好意思了。因为筹拍《阮玲玉》,好朋友沈寂还接待过张曼玉,是不是让我父亲羡慕得很呢?

他见过的电影演员都写了回忆录,应该不会错的。秦文君老师为了写纪念文章,采访了几位我父亲的老朋友,有说我父亲“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和孙道临一起养猪。孙道临,如果真和他一起干活,我父亲可不会不写。我父亲没写,孙道临没有说过,也没有旁证,估计是这位受访的老人家年龄大了,犯迷糊吧?

之前说到张曼玉,我父亲无缘见到,他倒是见到过香港武打明星洪金

宝,在一次聚会中,大概他能说广东话,两人就聊了起来,之后就还有记者为他俩照了相。我父亲却在离开聚会后才发现忘了留地址给记者,没有保留照片,有点遗憾。

寒露这天,明显感到新疆的天气凉了,以往在清晨总是听到鸟叫,但从寒露这天开始,却听不到一声鸟鸣,也许它们都听从节气号令,飞到了在这个季节更适宜生存的地方。从寒露这一天开始,明显感觉新疆的天山南北,进入了秋天。

天山依然巍峨,天山的雪线依然一成不变,但向下投射的太阳光束,以及从远处刮过来又向更远处刮去的风,都有些阴沉和寒凉,似乎要告诉人们,秋天已至,万物将为之沉寂。

天山南北秋来早,诸多事物便悸动和动荡,为这一季节而阵痛。南疆的博斯腾湖在入秋后会出现一个奇怪现象,每天傍晚,湖中的鱼会应着晕黄的夕阳光照,倏然从水中跃出,在半空中闪烁出一丝幻影,然后划出漂亮的弧线,啪啦声不断地落入湖中。当地的渔民说入秋后的鱼渴得很,从湖里跳出来喝风。秋天的风温馨轻柔,如果鱼从湖中跃出是真的要喝风,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非如此,秋天的味道更像一道命令,让天

说起我的美食启蒙读物,当属赵珩先生的《老饕漫笔》,这本书是2001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二十年

来我常常拿出来翻阅,每次翻阅都有新体会。最近随手翻到一段,赵珩先生写到“蜀中张大千居士饮食极精,自擅烹调。从南美巴西迁居台北至善路后,家中雇名厨制川菜,也经常延请各帮厨师在家研究食经,切磋技艺。……每有正规宴请,都由他亲自书写菜单,因此宴罢,客人就拿回去收藏起来,有心人四处搜寻,编撰出《大风堂食谱》。”看到此处,我便搜索是否有《大风堂食谱》这本书,结果没找到。但凭借这几年从事艺术品拍卖工作之后掌握的工作方法,循迹发现,赵珩先生所说的“名厨”应该名叫徐敏琦,他当年收藏了张大千手书的21张菜单,这批东西2018年3月在纽约拍卖,以95.5万美元成交。

最近五年,大大小小的张大千手书菜单经常冒出来,2022年在香港就有一张30×39.6厘米大小的菜单卖了40万港币。这张菜单之所以吸引我,倒不是因为成交价格,而是翻看了几十张张大千菜单高清图之后,感觉这张菜单上的菜最合我口味。

头道菜叫做“相邀”,据说是张大千把川菜里的那道杂烩菜改了“花名”,取亲朋相邀聚首欢庆之意。“相邀”这道菜出现频次较高,在这张40万港币的菜单上,则详细标注了具体内容,计有酥肉、鱼糕、油豆腐、魔芋、鱼肚、冬菇、淡菜七种食材,相当于粤菜里的盆菜了。相邀之后,是鸡翅大乌、松茸里脊片、白汁鱼唇这三道菜,一看就是价钱很昂贵但又极其适合拌白米饭吃的美味菜,这三道菜放在今天的餐馆里,亦是下饭利器。

接下来,金钩佛手瓜、四川四喜丸子、口袋豆腐这三道菜,是用家常菜来平衡燕鲍翅参这些名贵食材,完成口感上的“接地气”。但口袋豆腐这四个字,俨然说明这“接地气”仍是比较精致的,突出了巧意。

还有,六一丝这道菜,在张大千菜单里出现的频

山和阿尔泰山牧场上的牛羊和马都变成了受命者,本能或下意识地完成这个季节的使命。羊群会在吃草的时候,主动靠拢成庞大的羊群。以往的这个季节会在突然之间下雪,有时候甚至是暴风雪,依靠在一起的羊群,可抵挡风雪,不被刮得散失。羊也懂得世

间的道法自然,在生命危难时刻能够从从容渡过难关。还有马,到了秋天便时时向牧场另一方凝望,外人不知它们为何会那样出神,只有牧民知道它们在凝望转场的道路。牧民说出一句谚语:眼睛能看见的地方,牛羊和马就一定能够达到。所以,只有牧民和马知道在秋天的凝望,是多么沉静而冷峻的生命反应,他们早已对此烂熟于心,一切都显得从容淡定。

入秋后,天山上的白桦树则更加生动亮丽,它们往往在一夜间变得一片金黄,像是谁

张大千菜单

陈佳勇

次也很高,但乍一看完全不知道这是啥菜,查了资料才知道据说是张大千六十一岁那年在东京开画展,东京“四川饭店”名厨陈建民为他新创的一个菜。实际就是用绿豆芽、玉兰苞、金针菇、韭菜黄、茼白、香菜梗六种蔬菜,加上火腿丝,所谓“六素一荤,众星拱月”,六十一岁吃“六一丝”的意思。虽然我没看明白这玉兰苞是啥蔬菜,但感觉不就是冷菜里常见的各种蔬菜丝拌在一起的八宝菜嘛。当然,这六一丝的表述,确实比我经常点的那道荷兰豆切丝拌北极贝,显得高级。

接着还有一道七味鸡丁,明显感觉川菜里的各种香料、各种蔬菜丁又要出场显神通了,或许本质上就是一道怪味鸡丁。这菜我感觉一般,或许也是因为这种川味鸡丁盖浇饭,我过去常吃,已经吃怕了的缘故。最后这张40万港币菜单上还录了一道汤,口蘑余王瓜肉片汤,我感觉,这“王瓜”应该就是去皮后的黄瓜吧,八成还是专门烧汤用的老黄瓜。

无论如何,这餐饭比较符合“肉祖宗下饭”的饮食口味,我看着就流口水了。当然,这张菜单之所以卖得贵,很大一个原因是来源于张大千五女张心沛的旧藏。张大千名气太大,伪作很多,这张菜单不仅来源靠谱,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在菜单上标注了做菜掌勺者的名字。比如“六姑”,即张大千上世纪六十年代居住在巴西八德园时的女厨六姑,做四川四喜丸子这道菜的“协珂”,是他儿媳李协珂,做口袋豆腐和七味鸡丁这两道菜的“雯波”,则是他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夫人徐雯波,两人相差三十岁。徐雯波还有一个身份,正是张大千的大女儿张心瑞的女同学,这段故事放在今天,张大千大概率是要被网友斥为“劣迹画家”了。因为有了比较准确的出处,加上这张菜单上的书写比较用心,又有掌勺者人名的“小点缀”,不把



这件东西看作是菜单,而视作一件小尺幅的张大千书法作品来看,也未尝不可。但我觉得,这价格还是太高了。

在拍卖上买东西,最讲究的一条是要在现场看实物,实实在在地上手。我突然想起来,今年七月在朵云轩,我也看过三件张大千的菜单。我必须坦诚地说,那时我真的是只是把这三张菜单当成菜单来看的,研究的也主要是张大千家宴吃的是什么菜。这三张菜单,大小尺寸分别是1.7平尺、1平尺和0.9平尺,最后成交价格为14.95万、5.17万和4.6万元人民币。第一张菜单里,好吃的菜最多,其中我最想尝的是大乌参、纸包鸡、砂锅白菜、冬菇烧老豆腐和玉兰片,第二张菜单里,最想吃的则是烩千张和干铺切翅。第二张和第三张菜单里的两道菜烩千张和冬蔬红煨四喜,以及一道罗宋汤,都是重复的,估摸着那阵子张家厨房这些食材比较多吧。看最后菜单成交价格,就知道买家确实还是当书法作品来买的,并非要买来依样画葫芦烧这几个菜招待

我和刘敏相识也晚,在2010年初,区作协的春节团拜会上。刘敏是黑龙江的儿子,黄浦江的女婿。他是农家子弟,年轻时在农垦系统中一个中专学校的食堂工作,跟食堂的一个上海女知青相识相恋。女儿是刘敏的心爱,聪明伶俐,但送到上海读书不久,完全变了一个人,木讷,胆怯,寡言。两口子心疼啊。1994年春天,刘敏出差回家,爱人不见了。晚上,爱人从上海打来电话:我辞职了,为了孩子,你也别干了,回上海!那时他已经是中专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住着舒适的小三居,爱人在学校搞行政。校党委书记囑着牙花子说,我搞有两年该下去了,本想把学校交给你的。

刘敏比爱人幸运,他是以正处级干部的身份被“人才引进”上海的,分配在外贸局。那时订单少,坐办公室拿死工资,而他又面临着很多具体困难,住房是租的,孩子要上学,爱人没单位。一咬牙他下了海,和朋友干起了装潢工程。他踩起黄色车穿行在上海的街弄里,运送地板、门窗、灰浆。晚饭后孩子做功课,他缩在床头与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以方凳当桌子,坐在小马扎上写小说。

刘敏很早就写小说,在农垦系统的《北大荒文艺》发表作品,在黑龙江文坛早有名气。刘敏是真的爱文学,官可以不做,小说不能不写。他先后写了短、

在山野间泼下了浓厚的彩汁,将所有的桦树都浸染得五彩缤纷。但过不了几天,桦树则摇身一变,又变得一片红彤彤,远远地透来火热灼烈之感。白桦林在先前的春夏两个季节,都是不起眼的沉默者,枝叶茂盛与否都不动声色,常常让人忽略,只有到了秋天,它们才像是苏醒了似的,以惊人的先金黄、后彤红的鲜丽色彩展示于天地之间,让人感到秋天的白桦林犹如在燃烧,并在炙烈嬗变中完成色彩的完美展现。

天山的秋天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肃穆庄重,让大地一片苍茫。天山南北的秋天太过于短暂,待牛羊转场,树叶飘零,鸟儿也纷纷南飞而去。过不了多久,天山南北便安静下来,进入梦境般的安静状态。很快,便大雪纷飞,秋天匆匆结束。

十曰谈
秋之味
责编:郭影



瑞云初起 (中国画) 恽南铭

客人。

这种随性的“日常生活书写”,在大书法家沈曾植那里也是经常出现的。沈曾植比张大千还要随性,经常拿一个旧信封拆开来翻个身,咔咔咔就写上几笔,或者就是各种大小不一的小纸片,拿来就是写字。隔了那么多年,这些大小纸片出现在拍场,每张没个几万块,都是拿不下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行情。

当然,所谓百花百看,各花入各眼,艺术造诣到了一定境界,名气又

到了世人皆知的地步,张大千也罢,沈曾植也罢,留下来的墨宝便自然有了“传奇”的意味。而回到我这里,我此刻仍是要努力回想那一刻场景,在这三张菜单面前,我确实不像站在张大千的画作面前驻足停留许久。但你若问我,这三张菜单里的菜肴,只能选一道菜的话,我的选择一定是冬菇烧老豆腐。要问我原因,我感觉,真的是过了四十岁之后,看这道冬菇烧老豆腐,就觉得家常、下饭、很健康。

中、长篇小说近200万字,他写东北的现实和往事,写漂流在上海的打工工人,文风坦荡大气,不乏幽默细腻,作品先后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他的中篇小说《太阳风》在《小说界》头条发表,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收入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中国2015年度中篇小说》,又被上海市作家协会评选为“2015年度作品”。2020年他的长篇小说《荒野之声》出版,并在《青岛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繁华都市》。文学是他的信仰,在一次文学活动中他即席发言,对文学创作被当今社会轻视表示愤懑,这略带率真的情感正源于他对文学的执着。

我们认得之后他成了我的半个“车夫”,开着他的车,带上我,办我的事儿,一路开一路唠,这种情谊不可多得。

刘敏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对老伴儿说过,你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我。老伴痛快回答“我没错”。女儿给他换了一辆新“大奔”,他天天美滋滋地接送外孙。去年8月3日,刘敏给我发了最后一条信息,是一个搞笑视频。后来就没了音信,后来听说他屏蔽了一些朋友。到了12月底,我打算和他语音聊天,却是久无回音。第二天他女儿回复我:我父亲于10月21日早上走了。10月21日我在干什么?我翻到那天我的微信朋友圈,我拍了蓝天白云贴在朋友圈。很蓝的天,很白的云彩,云彩轻盈飘逸,原来我是有感应的,原来是一个朋友得到了解脱。

刘敏得的是运动神经元病,俗称“渐冻症”,由手脚无力到全身不能动再到上呼吸机,最后肺部窒息。我对一些事情做了脑补:他躺在病床上,头脑异常清醒,呼吸逐渐困难,感觉自己一秒一秒一寸一寸地走出这个他活了69年的世界。

刘敏的女儿告诉我:遵照父亲的遗嘱,朋友问起再告知。

明起请看一组《我的消费经》,责任编辑:刘芳。

